

何为尊严

张炜

外在的知识、社会的改造，都是一种强大的制约力。受这种制约力的束缚是难免的，受各种欲望的束缚也是一个道理。生命固有的理性因素需要与客观真理的认知相衔接，铸为一体，从而变得更加强大，少受或不受其他之“役”，才有自由与尊严可言。生命内部所固有的那种向往，本来如此的追求和取向，会与种种制约力发生冲突。尊严是对自由的维护，而自由即是对各种束缚的摆脱。不被虚妄的知识以及其他外力所左右和改造的那一部分，并且与自然法则相通的部分，恰是真正自由的天地。“驱役无停息，轩裳逝东崖。”“遥遥在羁役，一心处两端。”（《杂诗十二首》）陶渊明总要说到这个“役”字。

我们直接面对生命本身，去与陶渊明沟通。这样或许能够与他的诗章共振，听到他的心声，回到诗人的身边。我们可以思索：倔强和执拗不一定是表达了尊严，因为要看其是否来自“性本”。离开了这个基础，我们将不会理解何为尊严。诗人在日常生活的忙碌中，在无比厌烦的人事角逐中，都不能遗忘和忽视一种声音，它在角落里。有时候这声音尽管遥远但是持久，尽管弱小但是不绝。正是这种角落里传出的不能平息的呼唤，把他从世俗生活、群体生活里拖离了，并引导他继续往前，最后将他牵引到了那著名的五棵柳树之下，让其成为“五柳先生”。

我们曾经在街市口、衙门内和雅士们聚会的地方寻找诗人，他的身影只一闪就不见了。最后我们在五棵柳树下找到了陶渊明，也找到了快乐的本源。这五棵柳树过去是隐蔽的，不为外人所知晓的，现在则因为诗人而成为一个显豁的存在。诗人在这里之所以愉快，是因为他在这里寻到了“真意”。

还值得注意是陶渊明以柳树为自己命名。他在诗文中写到的植物有许多种，而柳树和菊花似乎显得最突出，被后人提及的频率也最高。这两个意象或许更能够显示诗人的精神气质和个人追求。柳树这个意象，在中国古代文化尤其是诗歌里面，自《诗经》开始大都用以表达“离别”。而陶渊明在这里以柳自况，似乎使这个意象发生了某种偏离。或许诗人在这里自觉不自觉地表达了自己的一种人生志趣：刚柔相济、顺势自然、质朴平易、存活率高。但愿这不是一种过度诠释。菊和柳作为花和树都是比较平凡的、普通的。它们都有旺盛的生命力，更属于田野而不是厅堂和庭院，算不得奇花异树。它们非常自由，浪迹自然，活得很是随意。像陶渊明这样一个自由，如果真要为他找一种花和树作伴的话，还没有什么能比菊和柳更贴切。

有人以为居于堂皇之所，比如庙堂之上就算有了尊严，还有人以为拥有巨大资产就肯定有了尊严。为了获取类似的满足和得意，那些终生不渝的追逐者数不胜数。其实这种认识和感受不仅有着相当的虚拟性，而且由于远远脱离了生命本体而显出了十足的荒谬。说它虚拟，是指所有这些外在之物，都需要依赖他人而存在和形成，具有很大的临时性和即时性，几乎完全不由自己主宰和决定。财富是人类生活所需的物质积累，一旦超越了个体或某个群体的基本需求，对于人也只剩下了符号的作用。而且财富因为其不可长期保存的特征，使之成为相对价值而不是绝对价值，就个体而言只能是一过性的。

尊严是属于生命本体即精神和心灵层面的。这个层面产生和滋长的一切才与尊严密切相关。心灵的创造物如思想和艺术、具体而积极的劳动成果，都具有客观的永恒价值，是不依赖外力而独自存在的东西，它们的主要构成不带有虚拟性或指代性。

比如陶渊明留下的艺术与思想遗产，他的那片“桃花源”，可以一直存在于时间里，其本身价值是不变的，因为这是一个生命创造力的客观实现。

我自小生活在一个四合院里，它坐落于干巷镇西首的花园弄内。住户有十几家，且好多家长为同事；与我年龄相仿的小孩有十几个。院里有两扇门，较大的一扇位于院子东南面，是进出院的主要通道；较小的一扇处于东北角，紧挨着我家的。因条件得天独厚，故而北门上有我的好多“杰作”，诸如“门上有地雷、小心地雷”等警示语，还有拿枪的日本鬼子像等，都是用黑蜡笔画的。这些字画“作品”，曾得到众人的交口称赞。

那时电影不多，除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八个革命样板戏之外，总是不厌其烦地放映《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与《半夜鸡叫》这几部，我时常跟着嘴上常叼着香烟的米行老板钱瑞华的老婆马志英去看电影。因她说话有点结巴，话又多，所以院里的人不分老少都叫她“阿特特”，反而忘了她的本名。“阿特特”身高马大，心地善良，说着类似“滑稽王小毛”那样的带有明显外地口音的洋泾浜上海话，后来才知道那其实是平潮话。她唯一的女儿远嫁到江西南昌，因为身边没有小孩，所以她很喜欢我。当时电影院有“一个大人可免费带一个小孩”的规定，有时晚饭后她会特意过来和葛地问我看电影去吗？不花钱就能看电影，我当然是极为乐意的。于是我就屁颠屁颠地跟着她去了电影院，从而把这几部电影都看得烂熟于胸。空闲之时、无聊之余，便手痒起来开始了“创作”，日积月累的结果是整扇北门的两面满是我的涂鸦之作。

小时候有组织的文化娱乐生活是枯燥与匮乏的，但四合院内自发的群众性文体生活倒挺丰富。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家隔壁的姜以初就会边梳

冬日暖阳里，她背靠一堵围墙，边孵太阳，边做针线。橘红的丝线缀在深绿色的布上，分外显眼。七十多岁的年纪，手已不太灵活，绣几针，停下来，老花镜扶一扶，再看看。

周围有熟人过来招呼，阿婆做啥针线生活呀？

她回答，绣倪老先生的名字呢。大家知道，她老伴是此地小学校里的老校长，退休后出来散步，手上常见拎着一只茶杯。

大家奇怪了，茶杯套上要绣名字，还怕丢了不成？于是她说道起来。

倪老先生脑子有点糊涂了，最近这一年来做事经常出差错，前些日子钥匙放在口袋里，还到处寻钥匙，上一次到街上去，回来寻自己屋里寻了好长时间，前几天我女儿请了假，带他去医院查了查，医生说他有毛病了，恐怕以后会越来越糊涂，女儿让我不要告诉别人，我想这有啥关系呢，周围人知道老先生糊涂了，也会多关照着点……

你家老先生文化好，怎么脑子也会糊涂呢？

是啊，我也有点奇怪，我想，大概是年轻时脑子受过刺激，再加上后来教书管理学

校，一天到晚忙，用脑过度了吧？

那你以后要看牢他，不能让他一个人在外面跑。邻居提醒她。

那是不行的，他每天要到街上图书馆去看书的，我不让他去，天天闷在家里也要闷出毛病来的，再说他也不是一直糊涂，是有

时糊涂有时蛮清爽，他到图书馆里去，一只茶杯是不脱手的，我就想了这个办法，在他的茶杯套上，绣上他的名字还有家里的电话，万一他一时糊涂了，别人看到了茶杯套上的名字和电话，也会帮忙联系家里的。

你想得蛮周到的，几个字也绣得蛮漂亮的。大家夸奖她。

哎呀，你们不知道，我从前是不识字的，五十多年前，倪老先生一家遭了难，他原本是可以上大学的，因为成分不好就从城里下放到倪生产队里当农民，一个文弱书生，人瘦得像根豆芽菜，那年生产队挖河挑

“危”打正着

陆其国

己买房地产，从这些都可

见彭为人。

除此之外，彭玉麟还

上疏提出自强建议。光绪

元年（1875年）彭上疏建

议：清吏治、严军政、端士

习、苏民困。可谓将国计民

生都考虑到了。其

间为调养一己病

体，彭几次要求辞

官回乡休养。朝廷

批准彭回乡调养，

但不让他辞官，因为彭十

分“熟谙水营利弊”，所以

对他非常倚重，只要求他

每年出巡一次，还给了他

可以直接向最高层上奏

折、对不法兵弁先斩后奏

的“特权”。彭受命后，当然

不止“每年出巡一次”，还

不时微服出行，暗察“水营

利弊”，兵弁辛勤。发现有

精读的方式很多：边读边写心

得笔记、出声朗读、有的精彩段落

甚至抄录、背诵下来……读书千

遍，其义自见。

简谈阅读

樊发稼

阅读其实是苦差事。认真地阅

读，要有不屈不挠的劲头。

为什么说阅读是“充电”？因为

“充电”就是不断添加提高自己

的动力。阅读就是学习。学到老，

读到老。假如你是叙事文学作者，

你就要学（借鉴）经典作家怎样将

生活的真实转化为艺术的真实，怎

样构思，怎样写景，怎样写人的对

话，怎样通过细节描画人物形象

……

我这里讲的“阅读”，是指以

图书即纸质读物为文本的经典阅

读。

有人认为，随着网络的普遍兴

起和网络阅读的蓬勃发展，人类的

纸质阅读活动即将走向终结。我完

全不这么认为。我以为网络阅读的

优点是便利和快捷，但它无书香、

无温度，基本属于一种一次性的

“浅阅读”。它绝对不可能、也永远

不可能替代书本阅读即纸质图书的

阅读！

家二楼的窗前面对干巷塘吹奏起悠扬、动

听的笛声。不甘落后的帽子厂职工顾道英

等文艺积极分子，也时常有表演唱。

每到周日就会拿出自己的“宝贝”

——一只乌黑、长方形、很考究的小箱子，

外面还有铜把手，里面井然有序地摆放着

几十本连环画，有全套的《三国演义》；

有描写抗日战争的《铁道游击队》《江

心跳板》等，有反映破获美蒋特务的

《海防线上》等，免费借给小伙伴们看。

出借书之时，家里像开了个小书铺似的，

让小伙伴们先根据目录挑自己喜欢的书，

然后隔着窗户将书递给他们。上初中后，

我参加了学校的小乐队，从我家飘出的

二胡声，与萍芳的小提琴声、桂林的笛

声此起彼伏，互相应和，成为当时院内

一景。

十目谈

老院子

我在这座有些神

秘的院子住过十年，

请看明日本栏。

我在

泥，一副上百斤的河泥担子他也挑不动，那时我力气大，是生产队里的铁姑娘，看他可怜，暗地里就帮帮他，后来他也不嫌我是农民没文化，就和我成了家，再后来，本来是可以返城的，他也死心塌地留了下来，这算起来，我还是高攀了人家呀！

我没有读过书，不认得字，成家后，他第一桩事体就是教我识字写字，先教会我写自己的名字，再教会我写他的名字，他对我说，人不可以不识字的，识了字，眼睛里的世界就会变大。

昨天我还跟老先生开玩笑，对他讲，你忘性再大也不可以把字都忘记光的，要是那样我就要教你重新识字写字了，那么你就要倒过来叫我先生了！我这样讲的时候，他就一直笑眯眯地望着我，说了一句，只要依比我好，停了停，又说了一句，依又要帮我挑担子了……

说着说着，她笑了起来，脸上泛起一种甜蜜的满足感，声音听来是那般愉悦，周围人也沉醉在她的叙述里。

她的手没有停，继续在绣老伴的名字，针线一牵一拉，阳光如碎金一样跳跃在她苍老的手指上。

山水清音（中国画）清莹

不及反应，已被彭身旁的

部下上前拿下，随即押至

河岸边，以“尚方宝剑”结

束了其性命。厘卡上其他

差吏看着这一幕，顿时吓

得魂飞魄散。有人立马去

向负责这处厘卡的监司报

告。监司闻讯赶来，见是彭

玉麟，连忙伏地请罪。也许

觉得已杀了那个刁蛮差

吏，足以惩一儆百，所以彭

没有再严厉处置监司，只

是责令他立即改过。监司

磕头如捣蒜，连连答应。自

此以后，厘卡差吏的傲慢

态度收敛了许多，也少有人

敢再明目张胆公开敲诈

索贿。记载这则史事的葛

虚存由此感叹道：“抽厘助

饷，政府原非得已之谋，而

营营于是差者，遂使寸地

皆成陷阱，斗米亦列捐条，

行旅裹足而不前，物价乘

时而陡涨，卒之亿万人愁

苦之气，不过供数十辈烟

酒之资。安得各省大府若

彭官保化身，——一声其罪

而诛之，使天下拍手称快

哉！”

葛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彭杀刁蛮差吏，其度掌握未免偏激。纠吏治之恶，

不从制度设计和完善法律

着手，想靠杀解决，可这些

人岂能尽杀以及杀尽？况

且手持“上方宝剑”者拥有

如此特权，谁又能保证他

一定不会错杀！就像那个

倒霉的刁蛮差吏，虽然犯

有渎职罪，但毕竟罪不当

诛，他被彭“危”打正着，这

“危”便有效应。事实上

大清王朝后来还不是灭亡

了吗！可见“危”打正着，决

非整饬吏治的良策。

松浦笔记

夜光杯